

延吉邊務報告

[丙]

再改
版訂

841
地770.42

914.1

部=3



延吉邊務報告

第五章 吉韓界務之始末

康熙五十一年查邊之案

光緒十三年勘界之案

結論

附朝鮮國王勘界咨文及中韓兩國勘界委員公文
節略

延吉邊務報告

吉韓界務之始末 目錄

奉天學務公所印刷處印

第五章 吉韓界務之始末

國朝龍興東土首先收服長白東海渥集都部落崇德二年提十萬之師渡江伐韓一敗之於王京再敗之於江華島由是韓王舉國內附奉正朔定歲貢感我神威不殺之恩樹頌德碑於漢江之田渡我

朝廷字小為懷未忍遂加誅滅土地版章一仍前代舊

封

元朝時方子以遼宋時代始僅有咸鏡道南部至

未越江一步也韓臣詳歷史章

開國數十年間雖未遑勘定邊界而讀

仁廟論韓國之四至謂其北道與瓦爾喀地方土門江接界

延吉邊務報告

吉韓界務之始末

一

奉天學務公所印刷處印

則土門江為吉韓之界水當時已論定之矣

四時康熙

年夫長白山東為我

始祖發祥之地圖們江北又為我

國家首定之區其時威讐屬國必不以尺寸讓人可斷

言也且

國初以來於吉林南部屢申封禁之令則其慎重邊境已可概見不意時移勢遷竟於根本重地而生界務交涉此豈初料所及哉爰求本末集為是篇使覽者有所折衷焉

康熙五十一年查邊之案

康熙五十年五月

仁廟諭大學士等略謂長白山之西中與韓旣以鴨綠江爲界而土門江自長白山東邊流出東南入海土門江西南屬朝鮮東北屬中國亦以江爲界此處俱已明白但鴨綠土門二江之間地方知之不明因派出打牲烏拉總管穆克登往查邊界是年八月奉

諭旨今年穆克登等自鳳凰城至長白山查我邊界因路遠水大未獲卽抵彼處俟明春冰泮時另差司員同穆克登自義州江源造小船泝流而上若小船不能前進卽由陸路往土門江查我地方此去特爲查我

延吉邊務報告

吉韓界務之始末

二

奉天學務公所印刷處印

邊境與彼國無涉但我邊內路途遙遠地方甚險倘中國有阻令朝鮮國稍爲照管將此情由著該部曉諭朝鮮國本年進貢官員令其抄寫賣付該王次年五月打牲烏拉總管穆克登遵

旨查邊朝鮮接伴使樸權觀察使李善溥上書尼之極以

山川險阻相恐嚇穆不聽尋至長白登小白山頂審

視鴨綠土門兩江之源俱發輒於分水嶺以兩水東

水曰嶺嶺之西爲鴨綠江源嶺之東爲土門江源故於

嶺上立碑其文曰穆克登查邊至此審視西爲鴨綠

東爲土門碑高僅二尺許不知何時被旣尋得土門

江源遂商樸權等欲自江源至近茂山處設界柵以杜侵越樸權等利其速行以督工自任後此種種疑案遂生於此是爲審查吉韓邊務之案

以上據東華錄及朝鮮承

文查院所藏實程克

穆總管咨朝鮮接伴使觀察使商立柵事其文曰爲查邊事我親自白山審視鴨綠土門兩江俱從白山根底發源東西兩分流原定江北爲大國之境江南爲朝鮮之境歷年已久不議外在西江發源分水嶺之中立碑從土門江之源順流而下審視流至數十里不見水痕從石縫

暗流至百里方現巨水流於茂山兩岸草稀地平人不知邊界所以往返越境結舍路逕交雜故此與接伴觀察同商議於茂山惠山相近此無水之地如何設立堅守使衆人知有邊界不敢越境生事時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也接伴使樸權等復文略謂大人查明交界分水嶺上立碑爲標而又慮土門江源暗伏潛流有欠明白畧中以立柵便宜俯賜詢問職等以木柵非長久之計或築土或聚石或樹柵趁農歇始役雖至二三年後完畢亦且無妨時是年六

月初二日也

據朝鮮承文院故實

按此爲查視吉韓邊界之始後之種種界務問題生於此案而今日解此問題卽不能不牽涉此案茲細考當時查邊實狀有可證明者八焉

一圖們江北確爲中國領土也讀

仁廟諭旨謂土門江西南屬朝鮮東北屬中國以江爲界而穆克總管咨接伴使等文亦曰原定江北爲大國之境江南爲朝鮮之境歷年已久可置不議足見圖們江之爲吉韓界水素相遵守無可疑義故查邊之役不及於此詳觀

延吉邊務報告

吉韓界務之始末

四

奉天學務公所印刷

諭言及咨文所云實不啻明申界約而彼國亦毫無異言

今雖欲強爲爭辯豈可得哉

圖們江爲吉韓國界詳後

一圖們江源原有定界也觀鳴綠土門二江之間知之不明一語可見界非不明特知之未明耳故但言遣員查邊不言勘界

諭旨又云此去特爲查我邊境與彼國無涉而穆之咨文亦首揭明曰爲查邊事則此舉之非勘界而界之無待於勘可知倘前此界尙未定我縱不曰會勘彼豈能默爾竟息乎

一審視碑實非定界碑也穆總管既僅受命查邊斷

無擅自定界之理而彼朝鮮二員一曰接伴一曰觀察皆非有勘界權者又斷無會同定界之理查是年五月彼接伴使等上書穆總管有云特許職等一人得陪後塵千萬幸甚穆答曰必不偕爾同行勿容再請彼則恭請相隨此則嚴辭以謝同爲勘界能如是相對待乎然則當時穆之入山韓員並未偕行穆又安能以獨斷之意立定界碑考其碑文曰查邊曰審視皆自擬之詞非公布之語至曰審視西爲鴨綠東爲土門玩其語意確爲尋見水源後自記其所得之言如必以此爲定界既無勘界明文又無分界字樣

僅以觀二水之東西流爲記他無所及古今來有如是定界碑乎且兩國定界爲何等鄭重之事而碑高僅二尺許大類兒戲當日果欲以此表中外而垂永久何輕率至此雖韓之接伴使呈文有查明交界分水嶺上立碑爲標之語此蓋彼等迎合之詞不得指爲立碑者本意也後之論界務者乃欲以此爲證致生難決之疑問夫亦不思之甚矣
一審視碑實在分水嶺上不在長白山麓也此碑於界務雖無相關然以當日事實考之碑文求之今碑所在地實大不合查今碑在大白山東南麓與紅土

山水之源相對碑紅土山水西里今光緒十三年勘界
韓執紅土山水爲圖們江源卽本於此但考當日審
視之碑實立於分水嶺上穆總管咨接伴使等文曰
在兩江發源分水嶺之中立碑其復文亦曰分水嶺
上立碑爲標分水嶺者小白山頂也距大白數十里
稍偏東西其山西建川溝爲鴨綠江發源處山東三
汲泡流出之紅丹水爲圖們江發源處水東西分流
遂相沿呼其山爲分水嶺韓華人亦呼爲黃河嶺故必
至小白山方足窮兩江之源必立小白山頂而左右
顧方足見東西分流之迹玩審視西爲鴨綠東爲土

門二語其原碑必立於此山之頂無疑今碑在大白
山旣與分水嶺之意相背且在山之東南麓更與嶺
上之言不合謂是碑之原處其誰信之穆之咨文有
曰爲查邊事我親至白山審視鴨綠土門兩江俱從
白山根底發源東西兩分流所謂白山者大小白山
之統稱也中國史籍與圖說稱小白山爲長曰查邊親
至白山則必於大小白山周視之矣曰審視云云則
必於兩江之源窮探之矣旣已親履山頂親見江源
斷不至全不加審妄立碑於大白山下之理而况碑
文已明有審視二字咨文已明言立碑於分水嶺上

哉夫碑在山頂無礙農業耕牧者不至移也碑極短小無妨行路樵獵者不必移也查邊所立例應保存我官吏不得移也鄉里無知妄稱界碑我民人更不敢移也然則必爲盜墾韓民預謀侵界地步之所爲也明矣穆之咨文有云人不知邊界所以往返越境結舍又曰使衆人知有邊界不敢越界生事而韓員上書韓王呈表亦皆有杜絕奸民犯禁之語則當時邊界查明大不利於韓之奸民可知潛移滅迹亦事所必至耳嶺頭片石代遠年湮既少看守之人復無監察之吏挾而易地任人所爲乃欲本此以爲爭界

實據何其謬也

一由小白山東至三江口其間分界確已查明也穆總管咨接伴使等文有曰同商議於茂山惠山相近此無水之地如何設立堅守使衆人知有邊界則當時固已查明土門江源之兩國邊界實沿惠山附近以東至茂山附近也查朝鮮之惠山鎮治恰當小白山東南茂山府治適居三江口東南既曰與惠山茂山相近則此間之界其爲順小白山南以東至三江口無疑考自三江口以上近於惠山茂山者實爲紅丹水紅丹水發源於分水嶺之三汲泡與分水嶺立

碑處適符則圖們江源之確爲紅丹水而由三汲泡順紅丹水以至三江口確爲吉韓分界線均無絲毫疑義至謂紅土山水爲圖們江源而國界卽依以分則實大誤考紅土山水出大白山東去惠山鎮百餘里旣與相近之言不合而此水發源紅土山水源處絕無石迹因其水之斷續時現土面故以紅土呼之與不見水痕從石縫暗流之語顯相背謬且以地勢考之紅丹水發源於分水嶺與鴨綠江源東西正對順流而東爲圖們江上流之正源若紅土山水其流極小出於石乙水之北可爲石乙水之支源並不足

當圖們江之支源豈可相混如舍地勢不論則發源於朝鮮境內之西豆水本爲圖們江南源亦可混爲界水矣觀此則此間界線當時卽已查明尙何須重加勘定哉

一當時於茂山惠山之間必已立有邊界標識也穆之咨文有商議於茂山惠山相近設立堅守之語韓使復文亦曰職等以木柵非長久之計或築土或聚石或樹柵趁農歇始役則分界之地旣已查明各無異議界標之設又彼此意見相同斷無無端中止之理今茂山惠山之間雖不見當時界標之迹然查吉

林通志諸書皆載有自三江口至小白山之界碑其碑凡十標曰華夏金湯固河山帶礪長記其距離里數甚悉雖未載明爲穆克登所立而以當時查邊往來文件考之則於此間必已商定設立碑識自可斷定且日人守田利源所著滿洲地誌并明言康熙五十一年烏拉總管穆克登立有華夏金湯固河山帶礪長之界碑等語是當日於審視碑外另立有碑以劃明茂山惠山間之界已爲中外所周知不然彼日人著此地誌造作種種譎言正爲欲侵我領土張本何獨於此次界務尙留此真正實據也此後百餘年

來更無人查視邊界越墾奸民日謀侵越舊時碑記久必爲彼等毀去或穆總管既經商定委之韓員韓員以不便於已陽爲承諾竟不立碑亦未可知然無論此碑定而未立或立而已毀至其事實可徵史冊具在則終不可磨滅也

一韓民越境於查邊時已生混界之陰謀也

國初以來韓久臣服彼此相安

仁廟何忽注意於查邊一事蓋當日已知有奸民犯禁非查明不足以杜其弊觀穆之咨文有曰人不知邊界所以往返越境結舍又曰於茂山惠山相近如何設立

堅守使衆人知有邊界不敢越境生事則當時查邊
爲嚴防越界自可想見彼接伴使等上書穆總管則
以山川險惡百端尼阻始惕以跋涉之苦繼怵以風
雨絕糧之憂終語以不必親往假手於澤官畫師之
便利其詞至恭其意至譎蓋深忌穆總管窺其侵越
之底蘊阻其奸民之行動而於兩江之間已陰伏異
日侵混之詭謀矣穆氏以正言拒之終查明兩江水
源及茂山惠山間之界韓人無所施其伎倆於是貌
託恭順又利其速歸力以善後事自任其接伴使等
復文有旣已定界之後則立標之時似無煩大國人

監視隨便始役雖至二三年完畢亦且無妨等語則
彼韓員等何愛於穆惟恐其久羈行役又何愛於中
國人立標之事旣願代勞而並我之監視者亦止之
哉蓋以此方僻遠爲我所不經意日謀侵越蓄意已
久一旦查明與彼大有不利而立標一事尤爲彼所
深懼故藉獨任之詞陰行其混界之計穆氏爲其甘
言所惑專以委之於是茂山惠山相近之地界標之
設立如何竟成疑案而種種狡賴之詞遂從此起
一順松花江源之土堆石堆實與界務無涉也光緒
年間韓人無賴之詞動引碑堆爲證碑之不足據已

證明之矣查長白山北之東麓向東北行有石堆數十相連約八九里復向東北距十餘里有土堆百餘相連約十三四里

前者則實未測定之語

土石堆

皆順黃花松溝子兩岸爲由北來登白山之正路

黃花

松溝子朝鮮名伊嘎力爲松花江之上源

若白山東麓之吉韓分界在惠

山茂山之間當時卽已查明足見與土石堆全不相涉蓋惠山鎮在小白山南土石堆在大白山北焉有定界於山南而立堆於山北之理且自惠山至茂山固爲東西之路而圖們江流已實由西向東此土石堆則沿松花江源而趨東北方向實大相左其與界

務無關尙何待論雖然於此僻野究因何事而興此大役土人或云獵夫誌路之標於義終有未當竊考國初封禁之地皆設有封堆堆以石土爲之東三省蒙古各處數見不鮮至白山發源所在尤宜注意封禁之時自當設有標識查今堆適順入白山之路而立其爲當年封堆無疑再考十三年勘界公文卽稱此堆爲封堆必有所本蓋韓人尋見此處封堆因而生心遂移審視碑於其堆之近處耳試以當時查邊事實求之當穆氏查明邊界之後旣專以界標之設委之韓員穆氏已歸無人監視自爲韓人所欲爲故於

茂山惠山之間堅守果否設立或初設後毀皆難深考而必思藉此設一可疑僞據以便其私謀爲異日爭界之地步固可斷言不然我之遣員查邊自立界標已明言與彼國無涉而彼必甘言媚辭以求得此立標全權果何爲哉彼韓員韓民久具此混界之詭謀而忽見此土石封堆又與當時築土聚石之語似合遂不計方向若何距離若何竟妄指爲分界之標識又恐與分水嶺之意不符乃移審視碑於此以指證之自以爲有此僞證定可以欺素忽邊防之中國而爲界務交涉之實據不知穆氏查邊之成案自在

茂山惠山間之界線自明山川無改方位難移豈僞造者所得混淆哉

光緒十三年勘界之案

光緒初年以來圖們江北一帶韓民越墾日益繁多七年吉林將軍銘安督辦邊務吳大澂奏准將韓墾民分歸璋春敦化管轄入我版籍八年韓王奏懇願將流民刷還奉

諭旨准寬予限期一年悉數收回以示體恤九年韓經略使魚允中招徠吉林璋春等處流民彼流民戀茲樂土計無所出乃混指豆滿圖們爲兩江石碑封堆爲

分界飾詞強辨冀免驅逐韓之邊吏明知其非亦利其混界之辭以緩其刷民之令我邊臣雖與彼再三爭辯猶未忍遽加迫逐十一年韓王輒以勘界為請奉

旨允之於是派璋春協領德玉督理吉林朝鮮商務委員秦煥招墾局委員賈元桂會同朝鮮安鎮府使李重夏履勘江源嗣查明圖們江源三一南源為西豆水

一正源為紅丹水一北源為紅土山水

水又為石乙水之北源紅土石乙按北源乃石

於紅丹水其二水相合後之流則皆統名石乙水惟紅丹水在白山東正對鴨綠江源與碑

深當時尚未

文東鴨綠西土門之意相合且勘明原碑應在三汲泡之分水嶺上今碑實為後人所移因定以紅丹水為界韓員見江已勘明知前所混稱海蘭河布爾哈通河即土門河亦即交界江之說已難強辯乃改而專執長白山北之碑堆為據舍江流而求土門舍圖們江源而求松花江源語皆無賴我員亦難相強遂各繪圖而罷十二年更派德玉秦煥方朗會同韓使李重夏履勘韓使自知理屈多方推延至十三年始同勘茂山以西之江界蓋茂山以東自延吉至輝春原有天然界限十一年勘界時已彼此勘定更無可

議也此時我勘界員見圖們江界既已勘明所未決者不過源頭數水因彼狡賴無已意欲從速了事遂姑讓數十里循石乙水爲界稍償其願免致此案久懸亦

聖朝字小之意也乃韓使雖已知圖們豆滿爲二江之誤復知土石封堆方向不同江源不合未能強執而其貪得無賴之心終未滿足復改而爭紅土山之一小水以爲圖們之源其無據之說至此已三變矣彼則屢易其詞我則勉爲遷就我愈寬大彼愈陰險我已讓無可讓彼仍得寸求尺遂終以礙難曲從又各繪

圖而罷當時所擬設之界碑亦因此定而未立焉然斯時所爭持未定者僅圖們江源之紅丹石乙紅土山三水耳至前此所指布爾哈通河海蘭河爲圖們江及指封堆爲界標有土如門爲土門之諸僞說則經兩次勘明自悔謬誤已不敢道及而圖們江之爲國界久無異議更無論焉是爲吉韓勘界之案

光緒九年朝鮮鍾城府李正東照會敦化縣文曰據鍾城穩城會甯茂山民人等呈狀內稱小人等雖耕鑿爲生豈全昧國家經法小人等所墾之土卽土門以南也粵昔在東方立國最久者惟本國

耳不務拓地以土門爲界而退處豆滿江土門豆
滿兩江之間作爲荒地禁民入居者憂有邊患矣
一自上國

龍興東土東北無事而至康熙壬辰烏拉總管穆克登
大人奉

旨查邊亦以土門江爲界西爲鴨綠東爲土門勒石爲
記於白頭山分水嶺矣土門南岸或有上國逃民
之潛處者自上國每行刷還亦不敢顯居於本國
相望之地近來邊禁漸弛入居者相續列邑官憲
瓜期相近不以邊事存心居民以過江爲禁雖有

見聞而不敢告官近年因薦歉民失本業聞中國
之開邊墾荒小人等亦過江墾種矣無入居之朝
令故春結農幕秋輒掇歸且劃地爲界不敢深入
矣近年冬始聞自吉林將軍大人行文本國遵
旨令刷還土門江以北以西佔墾之朝鮮貧民小人等
以爲本國流民之冒禁流入吉林界內者甚多往
年雖刷還而未盡恐必此類也本年四月自敦化
縣貼告示於鍾會兩邑越邊使民歸田淨盡始知
敦化縣之誤認豆滿江爲土門也小人等相顧愕
眙嘗往訴於上國派員彭正郎大人及敦化知縣

大人而未承題示欲先查審土門豆滿之別乃派人往審白頭山立碑處碑東連置土堆石堆木柵爲限下有土門兩岸對立如門而非石而土其下有水發源另作別派此水之合流處則江岸路絕不能沿流又於鍾城越邊九十里甘土山下有分界江江名之爲分界則以此分界明矣有卡鋪亦在分界江北岸則上國邊界之止於此亦審矣東西宜無異同鳳凰城柵外雖爲荒地亦於沿鴨綠一帶皆設卡鋪若以豆滿爲土門則上國何不實卡鋪於豆滿北岸乎且於開市上國人商貨在本

國界內則民出牛馬輸送而每送至分界江矣若欲中路替輸則責以此仍你國界限也云矣此亦一據也竊念敦化縣內乃新設界限之從某至某未及明審乃有指豆滿以北爲土門以北矣考諸上國咨文與吉林將軍大人札飭有曰以土門爲界又曰佔墾之地在土門以北以西矣未嘗言及於豆滿以北矣土門則在分水嶺查審定界處豆滿則源出本國界內非上國之所知也且或以豆滿土門之譯音相近爲疑亦有可辨者上國之或稱土門或稱圖們皆有所由土門者分界處土門

也圖們者慶源以上入海處也本國通稱由本國
界內發源至入海處謂豆滿故稱圖們者乃本國
豆滿之譯音相殊者也今指豆滿以北謂土門以
北者乃入居士門以南之上國流民見本國民之
春耕秋歸以過江爲禁因認爲佔耕而誣告敦化
縣至有告示而使之歸回淨盡也請以此意照會
於敦化縣俾卽查界歸淨使民安於耕作之地爲
辭查中外界限向以土門爲界本國只知豆滿之
外更有土門之別派按有故地圖爲據實未嘗往
溯流源今此列邑民人私往窮源歸以爲告不可

遽以民人私言爲憑乃派弁往審白頭山分水嶺
搗得康熙時穆總管碑記踏勘土門源流果與民
人所告相符另爲別派濱江皆懸崖陡壁乃至黃
口嶺而還繪有新圖與舊地圖較閱則土門與分
界江爲界間有不相屬處曾以爲疑今此遣人踏
勘又如此是否土門江歸合分界江乎本職於疆
域圖誌未曾詳悉且貴縣則闢荒建署未久宜查
審勘定一遵康熙時所劃疆界請煩貴縣派人約
同先審白頭山定界碑知土門發源之處繼而查
明界限辨別疆土爲妥

按此爲圖們江北越墾韓民意圖混界之始爲此次
提議勘界之原因而今日界務問題之起亦卽發生
於此乃觀彼墾民所指及彼府使所稱實無一語足
以爲爭界之根據者試爲一一證其誤焉彼墾民曰
土門豆滿兩江之間作爲荒地禁民入居者憂有邊
患是我國之封禁圖們江北地方彼等皆知之矣使
非我之領土我何得有封禁之權至謂憂邊患蓋卽
防彼韓民之侵入斷無防我人民侵入韓境而代爲
憂邊患之理證一曰近來邊禁漸弛入居者相續聞
中國開邊墾荒小人等亦過江墾種則彼等之爲盜

墾與其地之屬中國彼等固自認之而自道之矣證
二曰往審白頭山立碑處碑東連置土堆石堆木柵
爲限下有土門兩岸對立如門非石而土其下有水
發源另作別派夫土石堆之非界標及其地並無木
柵前已言明茲姑不論而土岸如門與江源何涉其
地在長白山北又與吉林鍾城之分界何涉考土石
封堆本順松花江源旣云水源另作別派則固已知
與圖們江無涉矣證三曰於鍾城越境九十里甘土
山下有分界江分界江名前無所聞其爲彼等捏造
可知其意蓋謂甘土山下之水爲土門江矣考其地

西距白山數百里與所據白山碑記東爲土門之語又大相背謬且自稱越邊九十里則其水在我邊內而非界水尤爲顯然證四曰若以豆滿爲土門則上國何不寘卡鋪於豆滿北岸此語益爲無賴既有天然江限何須更設卡鋪其所稱越邊九十里之地實未嘗設有卡鋪彼又焉知其地之水卽爲界水且我東界俄北界蒙古皆多未設卡鋪豈其界皆未定乎證五曰土門則在分水嶺查審定界處豆滿則源出本國夫分水嶺近處並無土門江之名碑文所云東爲土門乃以三江口下土門江之總名稱之也彼等

則稱土門江爲豆滿豆滿南源之西豆水固出韓國而三江口上之紅丹石乙紅旗諸水源皆出中國豈得據一出於韓境之支源遂謂全江皆韓境乎證六曰下國之或稱土門或稱圖們皆有所由土門者分界處土門也圖們者慶源以下入海處也是已知土門圖們爲一江矣又曰本國通稱由本國發源至入海處謂豆滿改稱圖們者乃本國豆滿之譯言相殊是又已知豆滿圖們爲一江矣然則以圖們爲界卽是以豆滿爲界不過譯音之互殊於界務無關係也證七彼府使曰查中外邊界向以土門爲界則圖們

江爲中韓天然界限彼固首爲揭明不敢強辯矣證八曰踏勘土門源流果與民人所告相符另爲別派是所踏勘者乃石堆土堆附近之黃花松溝子耳此水爲松花江源自與圖們江異派雖與民人所言相符於界務究屬何涉證九曰土門與分界江爲界間有不相屬處曾以爲疑今此遣人踏勘又如此蓋彼民人所指之土門與所指之分界江相距數百里中間如何分界其語實極離奇彼之踏勘卽已查明妄言之誤雖欲更爲曲諱而不能也證十觀此則彼墾民之種種僞詞無一能自實其說而彼府使之勉請

勘界亦已明知其非此時但得一明達之吏會彼一勘卽可定局而乃因循爭執至屢起交涉終不能決豈不大可惑哉

光緒十一年總理衙門奏派員會同韓員勘界北洋大臣李鴻章批示勘界員略曰朝民越界私墾由於會甯等府人多地少愚民但得謀生卽成樂土已於該管官升科而朝官則以民旣越墾轉可增其疆宇收其錢糧且恐獲侵佔之咎遂欲以豆滿碑文牽混冀掩前非實屬不知大體該民等旣以驅回故國無田可耕不肯捨去以絕生路自應

妥籌安插酌隸版圖免其一律遷徙以仰體

朝廷字小恤民之義但疆界必須劃清斷難任其混淆
該朝官但能認錯商籌善策自可寬其既往

按觀此則彼墾民及朝鮮之飾詞狡賴情弊顯然而
我

朝之寬大爲懷於此益見果邊地稍有可疑斷無與彼
藩服爭界之事又何至屢勘不決哉

是年十二月勘界員德玉秦煥賈元桂稟吉林將
軍文其略曰竊卑職等會同朝鮮安邊府使李重
夏查勘圖們江邊界現已將圖們江兩岸山水原

委並前鍾城府使李正東所執之石碑封堆一一
勘驗明確詳細繪圖貼說同堂會印親筆花押各
一紙惟查得圖們江朝鮮呼豆滿江由茂山而上
七十里至江口地方江水分爲二流其南流爲西
豆水其北流爲紅丹水西豆水一流至平甫坪之
上分東西二流其東流發源於長白山東南四五
百里之鶴頂嶺地屬吉州北界茂山南界北至與
紅丹水合流處約四百餘里其西流發源於長白
山東南一百八十里之蒲潭山朝鮮呼寶鬚山此
中山間有漫嶺之西坡二三里有一水西入鴨綠

江嶺之東坡二三里有一水卽西豆水西流之發源處由此東北流與東流相匯再東北流至與紅丹水合流處共約二百八十餘里此西豆水一流之源委也紅丹水一流由江口而上約三十餘里至小紅丹地方此水已分南北二流其南流發源於長白山東南一百三十里之三汲泡東南泡在分水嶺上此嶺華人呼黃沙嶺朝鮮呼虛項嶺由三汲泡西南行順嶺坡而下約四十餘里有一水西南流入鴨綠江由三汲泡東行順嶺坡而下約三十里有泉湧出卽紅丹水南流之發源處自此

東流二百餘里至小紅丹與北流相匯又東南流至江口與西豆水合流處共約二百數十里其北流發源於長白山正東一百二十里之紅土山此山西北五里平岡有一圓池由此池西北去近處無水稍遠有水俱入松花江池之兩旁各二三里有二水由漫坡流出繞過紅土山合流東南行約一百二十里至小紅丹與南流相匯此紅丹一流之原委也

按所言紅丹水之北流卽紅土山水而紅土山水合石乙水下流與紅丹水相會處則統稱曰紅丹水既未勘明紅土乙二水之源流而混稱曰紅丹水之北流則實此勘界之大誤也

又查得長白山朝鮮呼白頭山山之絕頂有

大池方圓數十里北面有缺處水由此懸流爲松
花江之正源俗名二道白河山之南麓有小石碑
碑面漢文有康熙年烏拉總管查邊至此西爲鴨
綠東爲土門等字樣字畫完好碑之西有一溝西
南去入鴨綠碑之東有一溝繞長白山之東麓東
北去朝鮮呼伊憂力蓋譯華言爲黃花松溝子溝
之東南岸有石堆百餘石堆盡處已至長白山正
東爲大角峰過此仍東北行溝之東南岸又有土
堆數十堆上有樹與堆旁平地之樹大小高低相
等土堆盡處距碑已九十里

按距今碑所立處
實不過三四十里又

東北行數十里此溝始見水下入娘娘庫折而西
北流入松花江碑之東南四十里爲小白山山之
東北坡有一溝東北去由大角峯之南東北流至
八峯東首之董維窩棚前面距小白山已八十里
又東北流十餘里水入石塘不見十數里復出北
流與此水以西發源八峯之斜乙水並斜乙水西
之黃花松溝子水合流入娘娘庫折入松花江此
長白山下碑堆山水之原委也總之由長白山之
南麓分脈東南行至鶴頂嶺四五百里爲一大分
水嶺嶺西南之水歸鴨綠江嶺東北之水小白山

以南歸圖們江小白山以北歸松花江由小白山
之東北隅分脈斜至紅土山後稍東卽長白嶺之
起峯處約共百數十里俱是漫崗不見峯巒此崗
實亦分水岡東南之水歸圖們江岡西北之水歸
松花江卑職等細心察核圖們江上流各派均不
發源於長白山現在之立碑處西邊有溝雖入於
鴨綠江東邊有溝則爲松花江源之別派碑卽載
明西爲鴨綠東爲土門斷不應立於松花江別派
之上至圖們江源西豆水之東流雖較大而長然
旣發源於鶴頂嶺距長白山已四五百里且在朝

鮮內地當年劃界斷非以此爲圖們江之正流其
西流發源於蒲潭山雖距長白山稍近然較之東
流則小而短東流旣非正流其西流自當隨之撇
去况二水兩岸居民繁衆視其屋宇墳墓均已年
遠此次勘界自宜持平論斷除西豆水之外與鴨
綠江對源且距長白山最近者惟小白山東南發
源三汲泡東南之紅丹一水當年定界立碑應在
三汲泡一段之分水嶺上方與碑文所載西爲鴨
綠東爲土門八字相合界址亦東西繩直斬然齊
整且以紅丹水爲圖們江之經流則紅丹水有發

源紅土山之水可以爲小圖們江與總署之奏議不符而安邊府使會同履勘心亦明知其然但以圖們江各源與該國所執之碑堆均不相合又兼紅丹水以北紅土山之水以南有舊居朝鮮民百餘戶並此下圖們江北岸自紅旗河至憂雅河口數百里越江墾地之民慮其無可安插每有不卒事而去之意卑職等再四籌思山水查明若不公同詳核繪圖會印終無確據故先彼此照會繪圖之後再商定界不料圖成會印同堂公商該府使卽以不敢自下議定必須歸報國王爲辭卑職等

以事已垂成披肝露胆與言朝鮮窮民亦

天朝赤子現將山水查確自宜定界以息邊擾至此項流民我大憲必爲奏懇

皇仁設法安置斷不使流離失所冀以至誠相感庶可了事該府使是非分明心已微動但見其躊躇莫決意似深有所畏不敢定議故終執碑堆爲據置圖們江爲界之言於不論且執碑文東爲土門四字以爲黃花松溝兩岸有土如門並不以土門爲土門江我雖開誠布公彼終藉詞狡辯卑職等無如之何又以事宜妥商不能相強遂與商定兩造

各持圖回報懇求咨部請

旨定奪 下略

又將軍咨北洋大臣文曰詳閱圖說並參考直省輿地全圖所謂紅丹水者卽輿圖之小圖們江雖亦與碑文西爲鴨綠東爲土門二語相符然西豆水至平甫坪之上有東西二流東流發源於鶴頂嶺西流發源於蒲潭山山西有水入鴨綠江則知西豆水實卽輿圖之大圖們江蒲潭山乃輿圖之費德里山援古證今若合符節該國上年旣指駭浪河卽輿圖海蘭河爲圖們江今於會勘時以黃

延吉邊務報告

吉韓界務之始末

二十六

奉天學務公所印刷處印

花松溝子兩岸有土如門忽又指此爲圖們江明明有定之地竟遊移於無定之口猶謂必以碑堆爲據豈知碑無定位可因人爲轉移而文有定憑實以江爲界限圖們之轉音爲豆滿發源深山千古不易則界碑現在之地安知非該國人民佔據多年潛移至此乎然碑東之黃花松溝子固松花江源非圖們江源也該委員等意謂當年定界立碑應在三汲泡一段之分水嶺上雖不如蒲潭山之確合輿圖第因其居民繁衆無事過激似尙酌得其平且不失

朝廷字小之意

按所言山川原委里數間有不合大致無誤惟石乙紅土山二水未曾勘明是其缺點所述山脈水道篇中及新繪界圖可供參考茲不具論至定以紅丹水爲界不僅與碑文西鴨綠東土門相合且與穆總管所言惠山茂山相近之語亦適相符雖穆碑原非立于此處然舍此別無可以爲圖們江正源者咨文所言碑無定位可因人爲轉移文有定憑實以江爲界限洵確切不易之論也至謂西豆水爲大圖們江紅丹水爲小圖們江以水之大小言之固以西豆爲當

而求其爲江之正源且與白山相近自又以紅丹水爲當我不爭西豆而專論紅丹已屬曲爲寬柔尙安得謂之過哉

是月朝鮮議政府來咨其略曰按圖辨方山脈水派均有可據石碑土堆標識宛然謹按康熙壬辰定界時事已有敝邦承文院彙載故實參以今日畫圖碑堆昭然相符的無疑混

聖祖仁皇帝念邊徼榛荒疆域難分易滋後人之惑特派重臣查定邊界碑以記之堆以識之延連九十餘里此可見當時辨疑息事之深長慮也敝邦惟知

感激遵守雖定界以內猶不敢聽民入居恐致相逼滋事伊來殆近二百年一任空荒或有流民之冒居時請刷還而止前在光緒八年因禮部咨開朝鮮貧民佔種吉林邊界等情國王驟聞茲事不勝驚悚卽具回咨懇恩將流民刷還又該民等處在荒遠不能自明至九年夏間敝邦經略使魚允中派到北界招徠吉林琿春等處敝邦流民惟豆滿北岸墾種民人不願還土陳情聯籲據云我們所墾卽土門以南昔日

聖祖皇帝所嘗劃界以畀我也有碑可據有圖可明豆滿

以北再有分界江辭證明白地方官派人勘看知有確據自是敝邦鍾城府使與敦化知縣往復論辨迄未究竟蓋吉林朝鮮之以土門爲界中外之所知也苟審土門之在於何方則界限自可辨別據碑文所云東爲土門以圖考之豆滿一水本不出於分水嶺而其源委在於定界碑之西南距碑遼遠莫可爲證何得爲之土門乎惟伏流一派在碑之東直接分水嶺而天錫形名傳爲土門碑文所載土門定在於是又於伏流之處堆石聚土以標其界樹木生於土堆之上皆成老大非後人所

爲可知也其下又有土門子一派合於分界江其上則土門爲定界其下則土門子爲分界此爲眞土門之公明證案蓋當初立碑時定界於白山下分水嶺以東西分流爲據東則土門西則鴨綠均發源於此豆滿則慶源以下江名實非分界處發源上國人所稱圖們江是也上國人雖知土門之爲定界然不辨遠近方向混稱豆滿爲土門至以譯音之偶爾相近認爲一江山川自有定形非譯音之所可移易而從前空荒之地人迹罕到事屬難辨隨稱因循今旣窮源涉幽會勘的確源別委

異南北懸遠嶺上片石屹立作證豈可不問源頭而離勘別派捨此明證而別求考據恐失之愈遠而非立碑之本意也從此界限之疑恍然可破但念該處向非許民之地近來流民潛入耕種敵邦官吏不能隨時覺察禁斷此固敵邦之責現入居者衆安土樂業旣在定界之內有不忍一朝驅還似宜因以撫之嚴禁滋事使失所之民各復其業庶不負

天朝字小恤民之至仁

按此與前鍾城府使所言略同但江源國界旣經勘

明彼猶以此無據之詞多方支吾殊益見爲無賴也
聖祖時畫以畀彼則以前本爲我之地可知既本爲我地則
當時穆總管原爲查明邊界嚴防奸民豈有更擅以
領地畀人之理乃謂有碑可據而碑文之西爲鴨綠
東爲土門遂可謂畀地之約言乎且自稱流民冒居
國王懇恩刷還又派魚允中往招是韓王韓官無不
知流民之爲越境安有我國以若大之地畀彼彼之
國王宮吏竟皆不知必至流民陳懇方始憶及耶此
等強詞欲以自飾實足自顯其僞所指伏流究係何
水既稱其處堆石聚土則或爲黃花松溝子矣又曰

其下有土門子一派合於分界江其下究在何處土
門一派又係何水既稱合於分界江則或爲海蘭河
矣分界北九十里則必指海蘭河無疑一爲松花江
上源一爲圖們江北之一支水東西相去數百里且
一東北流一東南流如何相合而爲分界誠可謂莫
可思議之妙論也既知豆滿圖們爲一江乃指土門
又爲一江因文字微異遂欲藉以抵賴忽指爲山忽
指爲水忽指在東忽指在西是彼悠悠之口可以隨
時轉移山水矣雖然彼果持有種種實據自當理直
氣壯乃於文末忽任失察之咎復爲哀告之詞屈意

乞憐求免核實虛情業已畢露尙何須多辯哉

當時元山坐探委員姚文藻之密稟文曰李重夏因勘界之役左右爲難

中略

與卑職密相筆談云

此事實爲魚允中一人所誤穆克登定界碑曰東爲土門西爲鴨綠今日韓民實是越墾魚允中欲無中生有遂創出土門另有一江非卽圖們之議以新人聽聞韓廷上下譁然以爲並非越墾附而和之乃至聚訟不決妄思伸地

中略

李重夏心有顧忌卽借地兩字萬不敢出口惟硜硜然強爲駁辨上屆故未有成議而還彼謂此次如無憲台授

意告政府轉飭以辦法則勢仍將虛此一行勞而無功也彼懼魚黨之清議此等談論不敢稍露一語

下略

按諸種混界之語原因魚允中招徠越墾而起所云此事實爲魚允中一人所誤決非無因一切飾詞狡賴之故及爲難不決情形彼已自認無庸再辨乃兩國天然界限竟爲一魚黨之口所混遂至平地生波沒而復起甯非怪異雖然今之重本魚論強作主張者其心之虛亦必如李可知也

十三年三月總署奏請覆勘圖們邊界事其文曰

前略 恭查

欽定皇朝通典文獻通考均載明吉林朝鮮以圖們江為界又

欽定會典圖說載有大圖們江出長白山東麓二水合東流小圖們江出其北二小水合東南流來會又東經寧古塔城南境會噶哈哩河折東南流北合二小水經琿春城西南等語中略現在此案有應辨析者三應考證者五去年朝鮮以圖們豆滿為二水經臣衙門指駁此次復牽合碑文證為有土如門之說詞既屢變理實難通查穆克登碑文明

延吉邊務報告

吉韓界務之始末

三十二

奉天學務公所印刷處印

明以東西二水對舉且圖們之為土門康熙

諭旨已然他處地誌亦屢屢見第為方音輕重之殊不煩別為曲解此應辨晰者一也朝鮮立國當康熙時地多人少咸鏡道西北空為甌脫該國王來咨云該處向非許民開墾之地近來流民借入耕種官吏不能隨時覺查固敝邦之責云云是該處逼近吉省素係封禁如從前中江呼蘭等處封禁之山不准私墾一例該國素守藩封之義不使流民闌入情分顯然近年地少人稠日漸占墾該朝官豈得顯背封山之禁陰為拓地之謀此應辨晰者

二也至吉林將軍來咨謂紅丹水卽小圖們江西豆水卽大圖們江蒲潭山卽費德里山此則未能確鑿尙待參求蓋

皇朝

一統輿圖所列紅丹水卽紅丹河在茂山之南其與茂山迤北之小圖們江無涉可知西豆水旣在紅丹之南且發源於彼國吉州內地之鶴頂嶺其非大圖們江可知按旣云西豆水爲小圖們江則總署固已明言紅丹費德里山在黑山之南圖們江之北其非西豆水西源之蒲潭山可知總之此事必須佐證確實方能定斷此應辯晰者三也自朝

鮮茂山府以東會甯鍾城穩城慶源慶興五府東至鹿屯島海口自有圖們江天然界限爲之劃分毫無可疑彼此所斷斷未定者茂山以西上距分水嶺穆克登勒石之地惟此二百八十餘里間仍卽康熙

諭旨所謂二江之間地方知之不明者必應逐細考究乃勘界之要領該委員等所計道里僅據土人之口未足徵信亦須以測繪緯度爲憑方有把握此應考證者一也此二百八十里之間迤西斗入吉境迤南折入甌山凡分界之說或順山勢或順水

形總以確尋江源爲主不在東西繩直斬然齊整至該將軍所稱界碑不過數尺有無爲佔墾之民潛移向北亟應澈底根究此應考證者二也會典所載之小圖們江在圖們江內地之北自不必言至云大圖們江出長白山東麓二水合流所謂二水必有指名按其方言審其準望是否卽係紅丹上游之二源抑或別有名字此應考證者三也詳穆克登碑文第言奉

旨查邊至此審視西爲鴨綠東爲土門故於分水嶺勒石爲記碑中並無分界字樣不過記二水之原委

是當日立碑之處未必卽當日分界之處何以朝鮮人卽執此爲分界確據此應考證者四也且碑文所載審視云云自是欽遵

聖諭二江爲界之指渾括言之若必分析言之則鴨綠上源不名曰鴨綠而名曰建川溝與圖們江之上源不必有圖們江之名事同一例夫中國之濟源曰沈漢源曰漾而沈與漾仍得蒙濟漢大川之名者以大川得統小川故也然則紅丹小水獨不可以圖們江源統而名之乎此應考證者五也竊維該國世守藩封恪恭職貢其流民佔墾之地屬吉

者自應酌量刷還或編入版圖屬朝者自應申明
舊界添立界碑永息紛紜該將軍所稱碑無定位
文有定憑實爲確論總應將圖們江指證確鑿則
界限自可分明中國之於藩封原無不在覆幬之
內然我疆我理亦不容稍有越畔相應請

旨飭下該將軍卽行派委熟悉邊情輿地之員按照以
上各節逐細會勘酌定界址妥籌安插以折藩服
之心而靖邊氓之業

下略

按所言應考證者應辨析者均極明確所持之論亦
極平允次年之覆勘固本於此卽無論至何時再勘

亦不能離此論之根據觀後李重夏與我勘界員辨
論時屢稱此奏則此奏之價值及爲韓人所心折已
可概見自此而後土門封堆之謬說一掃而空而圖
們下流之無待於勘亦已彼此同認無復疑難矣

十三年六月初七日勘界員德玉秦煥方朗稟覆
勘吉韓界務情形文其略曰竊卑職等遵飭覆勘
圖們江界址於本年三月下旬馳赴會甯與朝鮮
勘界官德源府使李重夏會議除茂山以東誠如
總署原奏有圖們江天然界限毫無疑義不論外
惟茂山以西之江界自應逐細考究是以會同該

府使由會甯起行於茂山城起督同測量委員溯江而上隨處測量徧勘水道慎遵總署奏議與該府使辨晰考證務將茂山以西二百八十餘里知之未明者逐細考究確尋江源茲已一一勘明按照所測里數詳細繪圖查茂山以西之江源原勘祇有西豆紅丹紅土三水合此次尋出之石乙一水共有四流石乙一水朝鮮呼爲島浪水由小紅丹紆曲向西繞過長坡復折而南緊貼甌山經過石乙紅土匯流處向西南行折向西有一水溝溝盡處接黃花松甸子向西五里復接一溝向西北

行長二十二里至小白山東麓計由茂山至小紅丹一百九里一百八十八步復由小紅丹至石乙水源出處一百七十里三百二十五步合計二百八十里有餘與知之未明之數以及迤西斗入吉境迤南折入甌山之義相合又查

欽定會典圖說載明大圖們江出長白山東麓二水合東流小圖們江出其北二小水合東南流來會按長白山形五峯環峙高二百里綿亘千里頂有大池爲諸水發源之地具載盛京通志此次履勘兩至池邊正擬測量雲霧陡起風雪大作故池之寬

闕未經測準當登山之際風和日暖天氣清明遙望諸峯歷歷在目見白山南面劈分兩幹其一向西南指者卽經盛京之幹其一蜿蜒向蒲潭山去者爲東南一幹臙脂小白等山同在一幹不過突起巒頭此幹之西麓爲鴨綠江源如西豆紅丹石乙諸水均出其東麓實係一大分水嶺長白與小白相距不遠以綿亘千里觀之小白東麓卽爲長白東麓何必另易其名所以稱爲小白者以朝鮮人相稱已久遽更其名叙事恐難明顯參觀山勢水形互證

欽定諸書則石乙水源明明出於長白山東麓與紅土山水合流恰合大圖們江源形勢紅旗河出其北上源爲外馬鹿溝又有二小水合東南流來會適成爲小圖們江查朝鮮所呼之小白山實是分水嶺若以此嶺之下石乙水源爲大圖們江源似覺毫無牽強且源頭水溝兩岸均係沙石山崖相間水道確鑿可指再由小白山測鴨綠江上源相距四十二里於西爲鴨綠東爲土門八字均能一一吻合卑職等會同該府使覆勘情形如此原擬遵奉總署奏中之旨逐細會勘酌定界址該府使心

以爲然但因其政府命意必以紅土山之水爲大圖們江源方可定界是以始終不能作主此次該府使目見紅土山水不接與碑堆又兩不相貫卽董棚南面向東北流之水亦與碑堆不相關涉所來照會據實答覆知非當年舊界祇因政府命意不能一下作主是以商墾卑職等將所勘之石乙水一併繪圖稟報憲台轉咨總署請

旨定奪竊思前鍾城府使誤指海蘭河爲分界江朝鮮政府不察虛實信其一面之詞申辯多端幸經總署奏駁始不置辯今又誤會紅土山水伏流執爲

大圖們江舊界皆係朝鮮政府之意伏查原山坐探委員姚令文藻稟中有該府使曾與言及明知松花江海蘭河指界之誤因其政府授意不敢不遵奉以行等語可見其政府屢次授意並非虛語似此一誤再誤伊於胡底仰懇切實咨請總署按圖指定界址俾得早日了結再界址定後遵當另立界碑申明舊界所有穆克登所立之碑旣與界址不相關涉而土堆石堆又相引至松花江流上此時若不將此碑毀去仍恐將來存爲疑案別生枝節且於松花江有礙如以石乙水源定界則小

白山東麓起至茂山城止自應摘要立碑庶幾界劃分明永垂久遠爰將應立界碑之處預爲公同擬定仰懇酌奪一併咨明

附擬立十界碑處

華字碑立於小白山頂

夏字碑立於小白山東麓溝口距華字碑十五里

金字碑立於黃花松甸子頭接溝處距夏字碑二十二里

湯字碑立於黃花松甸子盡處水溝口距金字

碑五里

固字碑立於石乙水水源出處距湯字碑十二里

河字碑立於石乙紅土兩水匯流處距固字碑四十一里

山字碑立於長坡浮橋南岸距河字碑八十八里

帶字碑立於石乙紅丹兩水匯流處距山字碑二十三里

礪字碑立於三江口之圖們江西豆水匯流處

距帶字碑三十六里

長字碑立於圖們江朴河匯流處距礪字碑三十一里

按稟內先聲明茂山以東誠如總署原奏有圖們天然界限毫無疑義已置不論則茂山以東圖們江北之實爲我國地方於前次勘界之先卽已彼此定明更不置議故覆勘一案除尋江源外他無所及則以後無論何時縱欲於中韓國界再行提議終不能牽涉茂山以東之江流也但此次勘界固爲專尋水源而於水源則仍不明故其結果於何源分界亦終

未能確定原稟有曰茂山以西之江流原勘祇有西豆紅丹紅土三水合此次尋出之石乙一水共有四流雖較原勘加詳而所謂四流則實未確考圖們江源實只西豆紅丹石乙三水紅土石乙本爲一流二

源

紅土山水發源於北石乙水發源於南石乙今

云四流似於石乙紅土二水源流仍有誤會否則卽不應舍紅丹正流不論而專爭紅土石乙同流之二水源也至紅丹水實爲圖們正源與碑文東鴨綠西土門相對之意適合此前次所已會勘明確者又查欽定會典圖說載明大圖們江出長白山東麓二水合東

流小圖們江出其北二小水合東南流來會今以紅丹水考之實出長白山東麓大小紅丹二水合而東流故應爲圖們江之正源自其北來會者卽爲紅土石乙合而東南流之二小水也則紅丹水爲大圖們江紅土石乙合流來會爲小圖們江尙何疑義且紅土山水源西距白山約百里石乙水源亦距數十里皆不得謂爲出白山東麓惟紅丹水源實出分水嶺之三汲泡方與東麓之語相合若紅旗河其源甚長有二大支流至三江口始與圖們正流相會當爲圖們之別一支派乃欲以石乙水爲大圖們江而附會

紅旗河爲小圖們江未免於水形太不相符當時舍紅丹而爭石乙雖爲調停以求速了之計然山川難移豈可誣也我國交涉每每務爲寬大以致外人得步進步皆坐此弊彼使明知其然而仍堅執紅土山水雖云受彼政府密意亦見君子可欺遂生得隴望蜀之心也觀韓王韓官所來文件每至無可辨論則作婉轉乞憐語此次復勘之後韓王來咨亦有紅土山水石乙水之間不過數十里空山荒寒之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豈其爲此區區尺寸之土使屬邦不能保守其封履等語強賴無術繼以乞憐此固彼狡

謀之慣技而我終墮其計未肯相逼令他族覬覦因而更起交涉豈非寬柔所誤哉

又按擬立界碑嗣因該國推延終未成立惟查盛京吉林通志及日人之滿洲地誌所載似穆克登查邊時卽已立有此十字界碑或此時因原碑已毀欲依其舊式重立耳然穆當日設立之堅守實在惠山茂山相近之間雖不能實指其地可決其近紅丹水非近石乙水乃觀通志所載界碑則與斯時所擬立碑之地大都相合或記者誤認兩事爲一事以康熙年間之碑地難詳遂將此次所擬者採入未可知也

俟

詳考

韓勘界使李重夏照會我勘界員之文有曰此次覆勘圖們江界遍審水源閱月細商自茂山府以西沿流至長白山中長山嶺西邊紅土水石乙水合流處逐段考證皆已勘定而所未定者惟合流處以上兩源敵職擬在長白山至紅土水立界貴局處擬在小白山至石乙水立界屢次商議未協總之界限既盡勘定僅此兩源小流之分別雖不過深山中幾里相關然竊維大小國疆土事務俱係慎重仰請公同照測量里數繪圖呈總署恭奏

請

旨酌奪 下略

按此時不僅圖們江流無待再勘卽圖們江源已盡勘定所未決者惟兩源之小流彼韓使實自言之後雖重提此案安能更有他說哉

十四年韓王咨稱蒙內務府關奉教准北洋大臣咨著臣前往妥辦臣竊查來咨中吉林將軍所奏以石乙水定界者未敢果知有何據而臣所主之紅土山水稽之圖典一一脗合謹按

欽定會典載明大圖們江出於長白山東麓二水合東

流今此紅土水出於長白山東麓與元池水合而東流此外更無東麓之水又按一統輿圖大圖們江頭源與鴨綠江頭源兩間無水處有點劃標識界限分明前所履勘之碑堆在紅土水以上無水處適與標識相符則紅土水之爲大圖們江頭源瞭然無疑至石乙水則其發源非長白而乃小白也非頭源而乃第二源也於圖典俱無可據臣愚以爲申請立碑於長白山紅土水之上以符圖典而明疆界實合事理臣於奉命之日宜卽登途而旣灼知實在情形不可泯然遽行 下略

是年八月勘界員方朗等稟稱前略綜核始終深
訝韓使狡展竟至於斯其曰會典載大圖們江出
於長白山東麓二水合東流云云夫既曰二水合
東流則必舉山以東之大條水而言斷非小泡支
流所能充數若論水勢之大者自應以紅丹石乙
爲二水確徵且與東流字義昭合按紅土元池皆
兩小水匯向南流東折而與石乙水合以此爲二
水猶嫌牽強今該府使冒以紅土元池兩水爲二
水則山以東如此小水不可勝計何止曰二且祇
可謂之合而南流何名曰東况石乙水明明在長

白山東麓何以云此外更無東麓之水明明爲圖
們江上源何以云石乙水劃界果有何據脈絡分
明會勘確實故韓使亦有紅土山伏流無據水不
接流碑不相貫等語有兩次照會並會印繪圖可
憑何又曰石乙發源是小白山非長白山彼豈不
知小白山特韓人呼之如該山西南朝鮮人呼爲
虛頂嶺並皆無據我

朝發祥之地綿亘千餘里皆謂之長白山並無小白
字樣有

欽定會典可稽何又曰石乙水是二源非頭源彼豈不

知頭源者據江而言非對山而言且若非由分而合何以曰二水合而東流總之細勘形勢上證國典舍石乙水定界則無以為體恤屬邦之處且亦非卑職等所敢得而擬

下略

按此一咨一稟為此次勘界最後之結論所爭石乙紅土二水彼此對照孰是孰非無待再辯惟考東流二字自以紅丹水為正紅土乃一小源即石乙猶是會典所稱東南流來會之水祇得謂之小圖們江也

參觀一十三年覆勘界務一條案語

觀稟稱石乙水定界則無以體恤

屬邦之處足知當時之離紅丹而論石乙已非專考

水形實為體恤屬邦忍而出此乃貪得無厭復爭紅土殊不自量也已然嗣後彼此均謂大局已定僅二小水未決當無意外之虞因循中止而此次勘界之案遂於此為歸結焉

〔結論〕 統觀以上所列案據則此次勘界情形可分三時期光緒九年以來韓經略魚允中鍾城府使李正東據該國奸民之言強分豆滿土門為二又分土門圖們為二始謂布爾哈通河海蘭河為分界江繼又謂流入松花江上源之黃花松溝子兩岸有土如門為土門復堅執既移之碑封禁之堆為國界確證屢變其詞自為

矛盾相闕者數年是爲圖們江源流辯論紛紜之時期
十一年彼此會勘源委旣明證據確實韓之君臣知前
事之誤雖猶支吾強辨實已自認其非故於圖們天限
不復更有異說觀往還文件及李重夏之節略金允植
之筆述可知也是爲圖們江流勘定之時期十三年復
會勘歧流諸水孰是正源雖均心知其故惟我則已思
退讓彼則猶爲強爭乃於石乙紅土二小水之間相持
不決以至迄無成說是爲圖們江源勘明之時期觀此
則兩次勘界之結果所恨者江源旣明界碑遲疑未立
也所誤者明知紅丹水爲大圖們江乃欲舍之以遷就

石乙水也而其顯然之效果則封碑土門分界江諸說
皆盡消除茂山以東圖們界水之已勘定也若異日欲
完此未了之案於所誤者改定之於所恨者補正之卽
成圓滿至其所已勘定之界地則江流不轉鐵案難移
我之記載公案彼王之來咨彼使之來文均難磨滅必
欲鼓動浮言重翻舊案洵所謂不知公理公法適見其
愚妄而已

附錄光緒十三年朝鮮國王勘界咨文及中韓兩國勘界委員公文節略

朝鮮國王爲咨會事案准光緒十二年十月初六日貴大臣咨催覆勘圖們江界址一事業經遵辦咨覆在案嗣由敝邦再派德源府使李重夏爲土門勘界使飭俟開春前往覆勘茲於本年六月二十七日據勘界使李重夏狀啓內稱三月十九日由德源府起程四月初五日到會寧府與吉林派員督理商務秦瑛會晤將大圖們江源之紅丹河紅土山水兩水屢經辯論始於二十二日同入長白山先審紅丹之源

既係本國內地亦於圖典不符再審紅土水窮源至立碑處遍勘山水情形而回竊以總署奏議中總在大圖們江確鑿指證界限自可分明一語最爲要領今既遍勘水源以

欽定會典及一統輿圖逐派照證則紅土水之爲大圖們江確鑿無疑而秦瑛以紅土水距碑尙遠且不接於分水嶺另覓一派流名石乙水者要與定界蓋石乙水者自茂山府之長坡沿紅土水而上八十里未及紅土山十餘里自西南來滙於紅土水者其源出小白山東南麓三十里許卽小水而其流稍長亦載於

一統輿圖秦瑛主石乙水重夏主紅土水兩不相讓終無以歸一乃與更商此次勘界自茂山沿江至於長白山中長山嶺西紅土水石乙水合流處則逐段攷訂并無他疑悉經勘定其合流處以上所未定之兩水會印圖繪照請秦瑛申呈總署以聽裁奪理合從實具啓等情據此查圖們界址已經前勘而所未晰者眩於水源相背惟有攷究水源申明舊界而已今於覆勘之日紅丹之說無須更辨紅土水石乙水合流以下幸已勘定而其合流以上紅土水石乙水兩源仍未協議謹按

欽定皇朝通典曰吉林朝鮮以圖們爲界

皇朝一統輿地全圖長白山前鴨綠圖們兩間無水處有點畫標識界限盛京通誌烏喇甯古塔所轄並云南至長白山其南朝鮮界今此查勘紅土山水出於長白山東麓爲初發源處與圖典所載大圖們江相符亦於分水嶺碑堆互爲照應石乙水出於小白山東南麓爲第二派與長白甚遠執此定界是否有當至流民安插一節尤爲急務并祈

天朝格外施恩免至失所幸甚茲將勘界繪印地圖一紙談錄公文節略一冊備文照會煩乞貴大臣核閱轉

奏

天陛酌奪施行務昭公允實爲公便爲此合行移咨請照
驗施行須至咨者

右 咨

欽差北洋通商大臣衙門

光緒十三年八月三十日

覆勘圖們界址談錄公文節略

吉林派員秦瑛朝鮮勘界使李重夏在會甯府說帖
照會

重夏說勘界一事敝邦本意初何嘗希圖展土哉職

緣民情之憫迫一番指證碑界以明無隱之心然後
標界安民惟俟

皇朝恩寬而已乙酉總理衙門奏稿內有曰

欽定通典邊防門

欽定四裔攷均載明吉林朝鮮以圖們爲界又曰一統輿

圖會典地圖載在職方者圖們鴨綠二江爲東西兩
界標劃分明又曰白頭山在中國朝鮮之界白頭乃
長白之異名豆滿爲圖們之轉音方言互殊實爲一
水上年春勘界圖繪後總理衙門咨移內有曰吉林
朝鮮界址自朝境茂山府以東會甯鍾城慶源慶興

五府東至鹿屯島海口自有圖們江天然界限爲之
劃分毫無疑義自茂山以西上距分水嶺穆克登勒
石立碑之地有應辨晰者應攷證者是以飭下吉林
卽行會勘敵邦初緣民情起見有所論辨前後所奉
總署議奏若是鄭重圖們豆滿乃是一水而圖們天
限載在圖典則敵邦惟求碑堆之與圖們相照應攷
證辨晰仍應遵守爲了事之方也今聞貴督理乃欲
定界於紅丹水之上云誠夢外之言紅丹水在小白
山以南原屬敵邦內地無關於論界况茂山之長坡
等地反在其外甯有是理總署前咨亦以分水嶺立

碑之地辨晰攷證爲主今此復勘惟當更審圖們江
舊界與穆碑之限照一統輿圖務求吻合以爲勘完
貴督理之泛指紅丹西豆莫曉所以自有載籍以來
皆以長白發源爲圖們往年貴論亦云准以發源長
白之圖們江爲界今忽指小白山以下之水源者萬
萬意想之所不到也一一示答爲妥
四月 初七日

瑛答往年會勘

廷旨係令因江流而探江源非謂先擇江源而定江流也
當時由茂山行至三江口訂分三路先探江源嗣因
府使堅執碑堆之說故勉往一勘以釋其疑府使始

云水流相接及勘紅土山至董維窩棚盡屬漫岡並無水流故繪圖鈐押各無異言孰知墨跡未乾又生詞辨有伏流四十里之說歷攷會典諸書論圖們江源從無此解貴政府果何所見而云然今府使來勘江界先言碑堆時而以伏流強辨時而以紅土山為源游移無定且非因江流而探江源乃先擇江源而定江流有是理乎所謂指證碑界是將查邊之碑為分界碑查貴政府所鈔承文院故實咨我禮部內開康熙五十年八月初四日有奉

旨派穆克登至長白山查我邊境與彼國無涉等諭既有

與貴邦無涉字樣則穆克登所立之碑其為查邊之碑非分界之碑無疑况總署奏章亦謂穆克登碑文
第三言奉

旨查邊至此審視西為鴨綠東為圖們並無分界字樣是當日立碑之處未必卽分界之處所斷尤為明晰若竟以松花江掌上之碑為據非特於總署所奏不合且於貴承院故實不符所謂定界於紅丹水之上為夢外之言總署奏中明謂鴨綠江上源不名鴨綠名曰建川溝與圖們江上源不必卽有圖們之名且查盛京通誌載長白山為諸水發源之地小者為河大

者爲江以大小別之亦是確尋江源之一法所云西
豆水輿圖中註明魚潤河紅丹水註明紅丹河三池
無論名目不符所示之圖爲肆市坊本而叙明不詳
豈有華韓人員查明會印之地圖不可憑信而轉以
坊本爲據乎今次總署奏請覆勘圖們江界爲前次
未經辨晰考證不過因所計里數僅據土人之口未
足徵信須以測量度數爲憑且謂分界之說或順山
勢或順水形總以確尋江源爲主此次復勘會同府
使前往茂山以西或順山勢或順水形因流溯源隨
處測量記明里數沿途指證逐細勘明再行商酌定

界此係分界之要領乃是總署奏請復勘之本旨查
得江流有三路擬派測量委員先行登程本局處與
府使一面料理起程府使遣派何員先行同往以便
訂期前進 十一日

重夏再說乙酉冬敝職奉使來勘恭覽總理衙門奏
稿有云朝鮮以圖們爲界豆滿爲圖們之轉音考之
圖誌援據駭明又與貴局處躬履詳勘屢次商論以
此歸復于敝廷自是以後敝邦不敢株守偏見惟將
圖們舊限遵守斷斷無他第貴示中有不容不條辨
者紅土水之不接碑界又生詞辨云云伏流之說此

本穆總管咨會中句語非敝政府之所剗出也又所謂指證碑界是將查邊之碑爲分界之碑云云查白山一片石久爲大小國三百年界限國史野誌無不備載而向日貴局處歸之後人僞作又疑奸民移碑此皆語不近理承示總署奏稿有云是當日立碑之處未必卽分界之處夫查邊立石非定界而何敝邦承文院定界事蹟中穆總管奏文咨會皆自在可以辨當日之分界與否也今不究故事而泛看則此碑之在於鴨綠松花兩源之間實爲不合然盛京通誌曰長白以南爲朝鮮界又通典曰朝鮮以圖們江爲

界圖誌所載若是則穆總管查邊立石之日何以捨長白而立於小白山捨圖們而立於紅丹水平緣圖們之源距碑稍遠故沿設土堆而接之今見鴨綠無堆而東邊有堆可以想知又細看堆尾之迤南漸可辨晰也總署奏稿鴨綠江上源不名鴨綠名曰建川溝與圖們江上源不必卽有圖們之名云云此由貴局處前以紅丹稟報致邊界事情不能上達而然也謹按一統輿圖中鴨綠圖們之界點劃標識十分明白紅土水之爲大圖們江確切註明其南又有小白山三池紅丹河等地註明字樣此又的確可據耶前

勘時貴局處每以圖誌爲據故屢懇一見終不示之
敝職歸京購得一本而來又謂之坊本不足憑信不
勝訝惑今此一統輿圖與前勘地界原無甚差請將
一統輿圖中何者爲不足信一一較對明白指示總
之此次勘界敝邦惟知謹守圖們舊界而已貴局處
所奉總署札飭及所資輿圖亦望分示公明考訂幸
甚派委員先行測量敢不惟命而原來上年總署覆
勘札飭內茂山以西上距分水嶺穆克登勒石立碑
之地有應考證者有應辨晰者云云則考證實在於
此現貴局處乃指敝邦內地紅丹西豆之界此非交

界實無覆勘之可議深諒更教
十三日
瑛再答碑堆一節貴承文院故實說明奉

旨查邊與彼國無涉細思分界豈有與朝鮮無涉之理且
總署亦云碑中並無分界字樣况碑堆不應在松花
江掌上府使亦云此碑在於鴨綠松花兩源之間實
爲不合既知不合須細較江之水源此碑應在何地
方爲相合示總署覆勘札飭由茂山以西上距分水
嶺穆克登立碑之地有應考證辨晰者云云總署所
云茂山以西上距分水嶺穆克登立碑之地係指其
碑應在圖們江發源處而言是以後來之札均言上

距圖們江發源處逐細考證可知非指松花江掌上之碑且要知考證辨晰之意正爲考證江源辨晰江界如謂指前勘立碑之地明爲松花江源又何考證辨晰之有先派何員同測量委員先行起程或本局處與府使隨測量委員一同前進順圖們江流而尋江源以定界址免致遲誤至要 十四日

重夏又答貴示以彼國無涉四字與界文無分界字樣謂非分界之碑此可證者敝邦承文院定界故實中穆克登奏文與咨移兩本茲鈔送覽此碑之爲定界可以瞭然貴示謂總署札飭只爲考證江源非指

考證界碑此碑乃

聖祖皇帝時烏喇總管奉

旨查邊而立者敝邦幾百年奉以爲金石而貴局處無意考證此豈札飭之本旨亦豈藩邦之所望哉前覆中泛看不合云者以泛看二字以明其實非不合而其下又訂盛京通誌及通典所載之確樣何不詳覽而有碑應在之間茲考證辨晰而申言之此碑卽康熙壬辰五月十五日所立而自碑距圖們江源中間無水伊時築土設柵有穆克登咨文具載承文院故實業經錄呈於禮部北洋衙門此碑之爲分碑可證一

也今按一統輿圖長白山南鴨綠圖們兩間無水處
有點劃標識其界限之瞭然可證二也盛京通誌烏
拉所轄曰南至長白山其南朝鮮界又寧古塔所轄
曰南至長白山其南朝鮮界今此碑在於長白山南
麓初落處豎碑之界限可證三也圖們上源其派爲
三而必以紅土山水爲大圖們者此有可證按一統
輿圖長白山東邊有水註明大圖們江今所稱紅土
山水也又其東北一條水註明小圖們江今所稱紅
旗河也長白山之南有山註明小白山再南有三圈
註明三池其下一條水註明紅丹河今所稱三泡紅

丹水也又其南一條水最長註明魚潤河今所稱西
豆水也小白三池紅丹之北有水註明日大圖們江
則此非敝職所稱紅土山水而何也此一北只有小
圖們江一派其外惟海蘭河而已更無他水則紅土
水之爲大圖們江豈不的確乎考諸中外地圖逐派
查證毫厘不差圖們之案可以辨晰也總之以江言
之則紅土水之爲大圖們江確切無疑圖誌所載自
有可按也以碑言之則穆克登之奉

旨所立事實昭然

聖朝舊蹟不可以替也然則自碑至江之間堆未盡接易

致疑眩今宜增豎一碑於紅土水之上以證穆碑申明邊限遵守舊界則小國之民更無敢冒佔一步此真開誠暴懇更無餘辭幸垂察焉所示勘江當另派一員訂期偕往 十五日

吉林派員秦爲照會事准貴府使答覆刪繁不叙外尾開當另派一員訂期偕往等因前來本局處現派測量委員劉虞卿帶同弓兵繩手測量器具駝馬准於十七日起程前往測量貴府使遴派何員早爲派妥以便同往須至照會者 十五日
朝鮮勘界使李爲照覆事准貴局處照會內開云云

等因准此查做職頃於答覆中援据

皇朝圖誌以訂紅土水之確切爲大圖們江且抄送穆總管定界故實鑿鑿有據庶可瞭然如或猶有可疑理應卽賜駁辨此是考訂商確之義而今無一字可否不勝訝鬱舊界旣無可疑則他水實無所勘而貴局處期欲勘審有此訂期做職亦當派送隨員前往五衛將吳元貞等二人以便十七日起程同往須至照會者 同日

瑛說來示辨

上諭彼國無涉及總署所奏碑中并無分界字樣二語僅

鈔來穆克登奉文咨移兩件知府使并未將當日穆克登奉

旨查邊之諭細閱無怪措詞背謬茲再恭錄抄奉豈有

聖旨煌煌曉諭中外反不如穆文所憑乎如果分界當有

明降分界

上諭豈有分界之

上諭內有與彼國無涉字樣既曰與彼國無涉則爲我國家一國之事顯非兩國之事然則分界之分字是一國之事乎與彼國有涉乎無涉乎請將彼國無涉四字細想自然知非分界之碑今測量委員與府使所

派之員已與吾輩亦可料理前進希示覆日期以便

一同起程 二十日

重夏答今以穆碑一案示明當時

聖諭中無涉彼國之旨意竊查敝邦邊界自古有原定界限穆咨中亦云原定江北爲大國之境江南爲小國之境歷年已久不議則當時奉

旨查邊卽立碑於原定之界以申明之也非有他事於小國故恐有無涉彼國之

聖諭也蓋查邊立碑與定界立碑其議甯有異乎碑文無分界字樣者非當日之始分界也仍舊貫標識而已

則分界字樣之有無何足訝乎第今所勘之圖們界限既有明白圖誌可據祇宜增豎一碑於紅土山之上以明穆碑土門之議須一會公堂暢論商定入山日子趁速起程同日

瑛再說來示宜增豎一碑於紅土山之上以明穆碑土門之義并欲一會公堂定議但此事辨論既久迄無定議府使意在紅土山增豎一碑既經知定立碑之處何爲覆勘又何爲會議其所以覆勘之由原爲不知其處總之溯流窮源以定界址持論既爲公允若各執意見於事仍屬無濟莫如商明日期趕速起

程沿途指證務期源流相貫界畫分明而後已本局處現已商定於二十二日啓行府使之意若何同日重夏再答此次覆勘專爲照古證今務從公辦大小圖們江既瞭然於中外地圖則無庸遠勘他水而今貴局處之意斷欲遍勘江源敝職當以二十二日依教起程同日

在茂山府之長坡照會

朝鮮勘界使李爲照會事此次奉派覆勘土門江界敝職擬先勘紅土山貴局處欲先勘西豆水嗣行至茂山地方一同先往紅丹水查看水源後仍回長坡

公議或往西豆水或往紅土山再當循理從公確查以期無滯公事爲妥須至照會者 二十九日
吉林派員秦爲照覆事准貴照會內開云云等因准此敝局處定於明日同貴府使先往紅丹水查勘水源若無的據仍回長坡議往他處再勘可也須至照復者 同 日

朝鮮勘界使李爲照會事西豆水之無關於交界往年業經屢辨不意今行貴局處又欲往勘此水理實難曉查圖們山水邊界形勢具載於一統輿地全圖上年總理衙門奏議至有西豆水之非大圖們江可

知句語執此一節無容再辨敝職斷不應僅從貴局處之論遠勘不當勘之水須至照會者 閏四月初八日

吉林派員秦爲照覆事准貴照會內開云云等因准此查總署奏議雖有西豆水之非大圖們江可知一語但下文卽聲明必須佐證確鑿方能定斷仍是游移之詞又云分界之說或順山形或順水形總以確尋江源爲主可見西豆水之非圖們江在總署亦未能遽定意謂覆勘之時果能佐證確鑿亦可定斷所以總結仍歸重於確尋江源一句旣尋江源凡屬與此山相連之水皆可勘得况西豆水爲江身之大流

焉能不勸請將總署奏議前後文語氣再行詳細玩味自然領會矣况府使日前照會內開先往紅丹水看水源後仍回長坡公議或往西豆水或往紅土山再當循理從公確查等語現在公議或往西豆水查勘而府使忽更前議且與前次照會之意不合何耶須至照會者 同日

朝鮮勘界使李爲照覆事准貴照覆內開云云等因准此今此江源查勘之行惟應順理作行不必徒事先後故前日照會果以先看紅丹仍回長坡公議再當循理從公確查等語互商於貴局處後自紅丹而

回長坡已三日矣敝職擬照前議屢欲面語輒見拒一不得對商徘徊無計不得已頃修照會以文代面而所言卽遵奉總署命意而已不敢有他總之總署奏議一篇結辭云總應將圖們江指證確鑿界限自可分明此正復勘要領斷斷知此次公事專爲指證圖們江一段事矣圖們江卽長白山之水而今到長白山之口捨長白當勘之路而乃擬往非圖們之西豆水有是理乎敝職照循理從公之前議頃陳西豆不應勘之論有何前議之忽更乎須至照會者 同日吉林派員秦爲照會事准來文所開云云等語准此

查西豆水既不應勘勘之既非循理從公前次照會何以議及或往勘此不循理從公之西豆水况勘西豆水卽所以指證圖們江考長白山綿亘千餘里之源流不一圖們江與西豆水既係同流安知圖們江非出西豆之源乎總之順水形尋江源合勘西豆水正是循理從公本局處已訂於十一日同往查勘免至遲誤須至照會者

初九日

朝鮮勘界使李爲照復事准貴照會內開云云等語准此查向日照會中或往云者是兩水中未定之辭及其臨行指定也不得不執一循理而言貴局處亦

以或往二字責之太甚不亦過乎西豆水一節往年貴局處查稟中亦有所論第念大小國疆域之限自有會典圖說一統輿圖刊布天下上年總署奏議援据界限水源亦有此圖典爲據茲於一統輿圖中就吉林朝鮮交界移摹一本呈覽此圖原准經緯度數東西遠近皆可瞭然望先以此圖照考圖們山水叅以所目勘逐派按方而查驗則大小圖們江自應有確鑿之界夫如是則事歸公證至十一日西水之行殆同適燕而途越其在辦公之道合有更諒須至照會者

同日

勘紅土山水後晤談照會

瑛曰今既盡勘水派請公平言之重夏曰公平言之即紅土水也瑛曰此果公言乎重夏曰要定於我國幾百年舊限瑛曰然則此事無復更議我當以紅丹水重夏曰此朝鮮內地貴雖自定我不可定瑛曰是吉林地豈朝鮮地重夏曰

皇朝一統輿圖自有大圖們之限請與逐派公證可乎瑛曰地圖是

皇帝所賜耶總署所送耶地圖不足爲證重夏曰總署所奏每以輿圖爲援證是不可據更有何據瑛曰總署

公文欲見之耶重夏曰紅土山水貴局處上年勘界稟報初不一字舉論故總署初未知有此水而然也瑛曰紅土水貴政府屢請於北洋總署而不欲許之故以紅丹河爲定重夏曰總署奏議水源地形言之甚詳紅土水之爲大圖們亦明矣瑛曰總署亦未詳知惟在我等之稟報如何府使之每證總署奏議實無益重夏曰今番須詳繪以呈必有裁奪我輩何必如是爭論此事即申明舊界而大小國三百年以來自有舊界何可今日新定他界瑛曰府使既見其不接流不接堆而一直以紅土水爲主耶重夏曰此有

國家舊誌國疆不可縮瑛曰紅土之外府使不可作
主云貴政府命意本如是耶重夏曰我政府送我之
時知紅土水舊限定界而已至於紅丹西豆之說我
政府意慮之所不到也瑛曰舊界有可據之蹟乎重
夏曰我國朝野圖誌皆明白有載而我之圖誌貴必
不信故我證以

皇清地圖瑛曰然則以此互相照會可也重夏曰當如戒

十六日

吉林派員秦爲照會事本局處於閏四月十三日會
同貴府使由長坡北向之水自浮橋勘起過長山嶺

至紅土水與石乙水滙流處計測水道八十八里半
旋將滙流兩水分別細勘查紅土水上有兩源其一
發源於圓池此水由滙流處曲折向西北至圓池計
二十七里二百三十步其一由紅土水上源滙流處
向西南至平岡水盡處計十一里三百四十步均與
董棚之水不接且紅土水之兩源均與碑堆相距尙
遠兩不相貫又查得石乙一水朝鮮呼爲島浪水此
水發源於白山本局處與府使督同測量委員等溯
流而上查去除石乙水上溝口距三汲第一泡十八
里以及兩邊滙入石乙水之小溝短流不計外查由

紅土石乙兩水匯流處向西南行復向西至石乙水
水流涸處計四十一里二百十五步又由水流涸處
接連一溝向西南行計長十二里溝寬二三丈深五
六尺不等此溝又接黃花松甸此甸向西計長五里
其甸復接一溝向西北計長二十二里至小白山西
面第一峯之東麓下計溝寬四五丈至二三丈不等
深一二丈不等溝之兩岸均係沙石崖相間從此長
坡溯流向上所查石乙水之源流如此并由小白山
順流復查石乙水情形亦如此再小白山以西有水
流入鴨綠江合行一併備文照會須至照會者 五月

初一日

朝鮮勘界使李爲照復事准貴照會內開云云等因
准此查石乙水上流水涸處黃花松甸敝邦本無此
等地名未知是岡是水敝隨員池問于貴測量委員
劉劉則答稱岡之總名云未知是否須至照會者 同
吉林派員秦爲照會事項接貴照復詢及黃花松甸
命義蓋黃花松甸并非岡之總名因其處盡產黃花
松樹非岡非嶺儼若平坡若有水若無水泥土常濕
足跡所經不時淤陷此等地方通稱黃花松甸據查
石乙水上流水涸處溯溝而上視之若似漫岡及由

小白山順溝而下察看地勢又似平坡該處情形實是甸子又有黃松故謂黃花松甸取其通稱如此須至照復者 同日

朝鮮勘界使李爲照復事卽接貴照復內開云云等因准此長白一山情形蓋多如此若取其通稱之義則不必深辯須至照復者 同日

秦瑛以山水遠近里數爲照會李重夏另具水陸程里實數以答辨其說紅丹河自茂山府百里至紅丹合流處 從陸遼回長坡至柳洞六十八里 自柳洞至姜刀水 從路四十五里 自姜刀水至源盡處 從陸流十里

延吉邊務報告

吉韓界務之始末

六十六

奉天學務公所印刷處印

自茂山府計 陸路二百一十五里 紅丹河水源有上下二處其參差不滿百步許今分之以南北二源南源加長爲一里半者不合本形以此例記之則紅土山水之源爲三四處加鷺峯水之源爲十處紅土山水水盡處劉委員所記時共目見之地卽溝道也非平岡也今云平岡水盡處不合本形以董棚下流論之閏月十八日貴總理方與敝員池往勘而歸以水盡處中有岡屬有貴照會而其後二十三日敝使同貴承辦處再勘此水則因雨漲比十八日所勘之流又過數里而水盡四面平衍并無岡屬蓋此地之無岡

問於貴承辦處及貴通詞亦應有目擊者石乙水水盡處劉池兩員同勘時以平岡橫插對小白山東南麓輪筆同記其後貴照會忽稱曰黃花松甸此四字地名敝邦之所昧故使池員問之劉書示岡之總名四字故以此照復今日貴照復直云接連溝甸轉轉爽寶石乙水里數劉池兩員同記自所勘處至水盡處五十五里半十五步自長白山頂至十三里自石碑過前峯至胭脂峯十五里自騰脂峯至小白山二十里鳴綠江源之距土門各派里數若記載則各路水源宜用一例而獨於紅土山水闕而不論紅土山

水卽會典輿圖所載明明是
大圖們江也反不如紅
丹石乙之小水乎 十一日

瑛答來單閱悉查總署前後奏議并未指明紅土山水卽大圖們江會典輿圖亦未載明紅土山水爲大圖們江今府使不知何所見而云然末云紅丹石乙爲小水意在以紅土山爲大水獨不思此水與紅丹石乙兩水究孰爲寬闊乎此事看來府使旣不以照會爲憑徒然強辯勢必至聽候

欽差查辦所以測量里數此時且不必計較議論 十三日
重夏再答紅土山水敝邦之人本以豆滿江呼之自

往年勘界時貴局處始名之以紅土山水遂登諸公文因以爲名者圖典中豈有紅土水之名乎請將輿圖逐派計之則大圖們江自有的確無疑處而今以圖典之未有載明駁之未知其可也至以水之大小論之至小紅丹滙流處左右看二水則不得不謂之紅土之大於紅丹也又至石乙水滙流處觀之大源小派自有衆人公眼何必重辯總之貴局處之意堅不許圖們舊界前端懇商終無以少回敝職惟以此歸報朝廷而已

同日

回至會甯府晤談

延吉邊務報告

吉韓界務之始末

六十八

奉天學務公所印刷處印

重夏日長白山水今已遍勘而回界限商論亦三朔之久矣貴意則大圖們江定指何水瑛曰大圖們江無以詳知俟繪本具成更當商定重夏日以

皇朝輿圖攷之大圖們江不難指證而貴意終不以輿圖爲據耶瑛曰

皇朝輿圖未可憑信重夏日年前土門辯論時貴局處前後照會筆談中必以

皇朝輿圖爲第一確據至今日敝使欲指證輿圖則貴局處每日輿圖不足據此何故也瑛曰前貴國爭海蘭河我以輿圖指證而今則事異于前不可以不證重

夏曰如是說夫無須再辯我則日間回程瑛曰俟繪成後再商重夏曰主意不合繪本亦必不合何必俟繪成瑛曰繪本若不相合則彼此照會而回程爲可重夏曰然則當少留十五日

商定界限後照會

朝鮮勘界使李爲照會事此次覆勘圖們江界遍審水源閱月細商自茂山府以西沿流至長白山中長山嶺西邊紅土水石乙水合流處逐段攷證皆已勘定而斷斷所未定者惟合流處以上兩源敞職在長白山至紅土水立界貴局處擬在小白山至石乙水

立界屢次商議未協總之界限既盡勘定僅此兩源小流之分別雖不過深山中幾里相關然竊惟大小國疆土事務俱係慎重仰請公同照測量里數繪圖呈總署恭奏請

旨酌奪以定立界之處事理公允相應備文照會須至照會者十八日

吉林派員秦爲照覆事准貴照會內開云云等因准此紅土山水本局處疊經會同府使逐細查勘水流盡處與董棚前面向東北之水不接又與碑堆兩不相貫嗣尋得小白山東麓石乙一水其源流各節尙

與舊界相符原擬遵定總署奏議逐細會勘酌定界址今府使既欲照測量里數繪圖呈總署恭奏請旨酌奪以定立界之處本局處當照所測里數詳細繪圖公同會印據實稟報相應備文照覆須至照復者

九日

延吉邊務報告

吉韓界務之始末

七十

奉天學務公所印刷處印